

C 城的紅花

一直不能給 C 城名字，不能將地點編織成字詞。不能像台北一樣地指鹿為馬，理直氣壯讓那些陡然聳立的地景高樓，背對著蹲踞的地底捷運，無人的路口，在地名的詞彙裡若無其事。年輕時沒有哭過的城市，日後想在寫作裡給它名字，竟都是徒然。想來我在 C 城的日子簡單得像本日日撕去的日曆，掛在牆上一日比一日變得更薄。一年四季，就都是日曆紙上與我無關的風景照片。照片裡的紅花開得極艷極艷。像一種暗紅色的星期日。在恍惚的凝神之間，忘了將日子翻頁，那紅花便也假期般地凝固在壁上了。

C 城倒有一個地名離我所住的地方不遠。公車每每經過此地，車內的電子儀板爬過一行「秋紅谷」三字，因這名字美到有點像是建築工案，我老有一種人工複製的錯覺：是什麼樣的谷地被整座栽植在城市的中央？從台北搬來時，我一直將它想像成一個巨大的谷，植滿紅樹，火災一樣地延燒整個秋日。於是我在夏末打包一個屋子，把它原地連根拔起，一棵樹一樣地寄送到 C 城去。然而秋天過去了，那水窪一樣的谷地公園裡，卻只有稀疏的幾棵樹木，簡直像是我從台北原封不動搬來植下的生活。某日日記裡莫名浮現的一行：此城的生活與此城無關。秋紅原來是衰敗的意思。

谷底的兩端栽滿日日抽長的大樓。從底部仰望更覺低陷。我曾想過世上的任何一種仰望大抵都並不健康。無論是樓或生活。谷邊的大樓在夜裡像是偷偷長高，每長一寸我就覺得自己水平般地生活在一條跡線上，幾乎要被每日的雜沓一步一步踩陷進地底下。我搬進 C 城的第一個房子也像摺疊在地底。那是一個位在公寓背面的房間。陽台被對棟的房子遮掩，終年幾無天日。屋子裡有一股固執的陳舊氣味，像是生根植物般地，無論噴灑了再多的芳香劑也沒有起過效用。每天我睜眼，都在這樣的味道裡緩慢醒來，感覺自己好像住進了另一個人的家裡。而我是那黑暗中沒有見過面的某人，豢養在一陰暗閣樓裡的妻子。

那房子其實坐落在一個什麼也沒有的老舊集合住宅區，只有黃昏時搬著藤椅出來中庭曬太陽的老人們。從前我在台北的城裡，很少見到這樣的景象。台北城裡的老人總是很忙碌，冬天裡戴一頂小帽，很單一地進行一些買菜或搭乘公車的活動。他們一個人外出，訪友，上書店，在超市裡購買蔬菜與衛生紙，然後快速地（簡直不符合年紀般地快速）拖著小菜車隱身進公寓深紅色的大門裡，彷彿他們是不需像條棉被般地被拿出來曝曬的。可是 C 城不然。C 城的老人們，都有種泡芙般的鬆軟。他們總是一顆一顆地凹陷癱軟在午後的光線裡，很慢地烤著自己。我睡及下午三點那種夾縫裡的時間，從中庭走過，那些藤椅上打盹的老人們便會眯著眼看我，且並不移動他們歪斜一邊的脖子。午後的時間琥珀般地凝止了，我在一切彷彿死寂睡去的街道上漫步，感到那鬆軟的目

光，都光線般地渙散在自己身上，而忽然不知自己為何身在此地了。

日子久了，我開始懷疑這個老舊的集合住宅區，其實是一個老人的集散地。他們一個一個地被安排住進那抽屜一樣的套房隔間裡，過著一種類老人院的生活。我曾懷疑這隨著時間漸漸剝蝕的老集合住宅區是否也曾死去過一個兩個衰老而枯萎的老者？他們的身體標本般地被從屋子裡抬了出來，裝進有著木屑香味的盒子裡，再秘密地扛到紅土的郊外去埋葬。他們像是在那個下午坐在那裡被陽光給烤著烤著而後死去的。因為那過於乾燥晴暖的天氣裡，什麼東西攤在陽光下都會被烘成溫暖的塵埃與空氣。

但那畢竟只是我對 C 城的一種無妄的幻想而已。年輕時我對此城一無所知。既無親密的友人寄居在此，也無有關於旅行的任何回憶。只有大學時代某次從花蓮繞經台北返回高雄的途中，曾在這裡轉車。我記得那火車站前一塊島型的公車轉運站上針一樣地插滿了人。巴士站牌上紛亂地畫著指標與地點（並且間雜著有關太陽餅的訊息），好像去什麼地方都可以。或許因為這樣的緣故，C 城在我的腦海裡，不知為何始終像是個被放大了核心的點，墨水那樣滴一聲地掉落在紙面。如同夏季午後斗大的雨滴。而我年輕時代的旅行卻總像是那沒有方向感的雨絲，一痕一痕地擦劃在失去的路途上。火柴一樣。

只有一次，是更小一點的時候，約莫小學三四年級左右，我跟著父母到此拜訪嫁至此地的小阿姨。那是一個眷村也似的小社區，圍牆的兩邊栽滿紅花，在夏日蟬翼薄膜般的光影裡，自成一處艷淌的陰翳。那阿姨是母親家裡最小的妹妹，有一個小我六七歲的孩子，長得很胖，眼眉神情很像洪金寶，我與妹妹常金寶金寶地笑鬧著叫他。那是我記憶裡唯一一次在 C 城的家族旅行，因為母親的妹妹後來離婚，回到南方的娘家。我們再也沒有過那樣的一次與 C 城有關的旅行。而那長得像洪金寶的表弟據說被留在此地，和長大以後所聽聞的許多尋常的家庭故事一樣，與他原來的爸爸，還有新媽媽，一起住在那個栽滿紅花的小屋。

有一年暑假不知為何，母親將這表弟接來家裡，與我們渡過了一個漫長的夏天。南方的盛夏白日好長，我們一起晚睡，遲起，用屋前充氣的塑膠泳池洗澡。泳池的水好冰好冰，我們像貓一樣地邊發抖邊笑著尖叫，光著腳在新鋪的木頭地板上奔跑，踩踏得整個午後的二樓都搖蕩了起來。

有一個下午，我們趴在老家冰涼的磨石子地板上吃西瓜。西瓜的汁液流滿了襟口，濕黏一片。是南方的夏日會有的那種蟬響，好大聲好大聲的蟬鳴，搖得整幢屋子都像是沙漏一般。我邊嚼著鮮紅色的果肉，問：「你為什麼老穿著那長褲？不會熱嗎？」

表弟把褲管捲折起來，露出了胖胖的大腿上深深淺淺的紅色，一痕一痕，紅花一樣。

他說，爸爸叫我不許給別人看。

假期結束，學校開學，表弟又被接回 C 城去了。那些腿上的痕跡，成為那個夏天裡某個午後的小小秘密。在那漫長而被蟬鳴噪響包圍的假期裡，不停腫脹，不停腫脹，火災一樣地暗示了夏天終將熄滅的預感。只是多年以後我搬進 C 城，在那偌大的地圖一角緊挨著一個地名住下時，竟想不起那個栽滿紅花的小屋，究竟坐落在 C 城的什麼地方了。年輕時沒有哭過的城市，日後想在寫作裡給它一個名字，竟都像是旁觀他人之痛苦。草悟道，秋紅谷……，這些色彩斑斕的名字，某日搭車行經，唸起來真像佛經上的一行。不明所以，只能被它遮翳。像是 C 城郊外滿山的紅土。我忽然就明白，在這火宅般的城裡，那些與我有關的是紅花。那些與我無關的，後來也是紅花。

山丘女子

行到北京，地鐵線上有一站叫做蘋果園。那名字讓人想及了 **Beatles** 的草莓園，有一種奇怪的美。問了北京朋友是否真有那樣一座蘋果園？他說他是北漂，並不清楚。那麼就當作是有吧。這列車往蘋果園，彷彿就有了一個住在那地鐵盡頭園子裡的朋友。車門喀啦喀啦地關上。地鐵站 X 光機的輸送帶發出那種嗡嗡的聲響。我的背包經過了一個黑箱子，魔術般地又原封不動地回到了我的肩上。所謂的魔術，就是什麼東西原地消失了，什麼東西卻看起來一點改變也沒有。

很奇怪地，頤和宮附近的老公寓，讓我首先想及的，竟是父親工作的鋼鐵廠。也許是因為那紅磚砌成的樓房建築沒有騎樓，與我童年時常去的父親工廠，竟無二致。想來父親工作的鋼鐵廠遠在南方夏季多雨的高雄，為何沒有騎樓呢？那種非常北方式的、嚴整的紅磚方形屋子，蓋在我童年的線軸上。是誰將它們搬來，佈置了南方的棕櫚？又在多年以後的初夏某日，將它們悄悄地搬至這遙遠的北國？

那時父親經常帶我去他的工廠。不為別的，僅只是為了看電影。鋼鐵廠裡有一座禮堂，固定每週放兩三次免費影片。我的第一座電影院不在市集，而就在父親的鋼鐵廠裡。不知選片的基準何在？李連杰、黃百鳴與林正英是輪番上場的常客（那是港片的年代於是間歇性地亦有噴飛的人肉叉燒包與黑山姥姥），偶爾挾帶著一部兩部的西洋片。有次播映的竟是《無言的山丘》。電影真正安靜得無言極了。不知平日在電視綜藝節目裡嬉笑怒鬧的澎恰恰，為何在電影的布幕裡竟正襟危坐了起來，鼻翼有了陰暗的側影。原來笑是會給臉帶來影子的。童年時的我這樣想著。父親與母親皆睡去了以後，四周靜悄悄地。我在偌大的黑漆漆的禮堂裡，摒住呼吸；投影機的光束灌進了螢幕。蓬頭散髮的女人就在山丘上哭泣了起來了。

我童年時代的雙眼，究竟都看進了些什麼呢？不記得了。只有黃沙漫天的山丘留存在記憶中，遂使那布幕的顏色，都髒掉了似地，可以擰出黃泥的水。像剛剛擦拭過了整桌子的沙塵。電影螢幕的外面，父親穿著藍色的工廠制服，開著老車，在濱海的夜路上奔馳，載我們回家。港口的起重機在夜色裡，遠遠地看起來像是長頸鹿般地，垂吊著它們長長的頸子。兩側的工業區冒著夜裡的火光。若不是玻璃車窗的阻隔，必會嗅聞到那燃燒著什麼不知名物事的嗆鼻氣味，瀰漫在這偏遠鄉間的小路。

離開了無言的山丘，女子的名字原來叫做楊貴媚。講國語的聲音總有一種姑姑腔。好像父親晚年才嫁的小妹妹。在九〇年代的電視劇裡，總有一個喚作招

弟或飄紅之類的名字，在鄉土佈景的劇本裡走來走去，走不出電視螢幕的四方框框。十八歲的時候，再在電影裡遇見她時，她早已攀過了那座無言的山丘，是坐在大安森林公園裡放聲哭泣的無名女子了。

這些都是碎片。幾無意義，連回憶也稱不上。沒有什麼悲傷或快樂的情緒。如同西海岸那些沿途被工廠與產業道路一路蔓延的風景，沒有浪漫的可能。日後我在東野圭吾的《白夜行》裡讀到類似的場景。關於一座無人知曉的工業小鎮，一個男孩為了初戀殺死自己父親的故事。若是沒有憤怒，一條灰撲撲的海也只是懸吊的抹布。

父親想必不記得這部片了。我曾想過在這每週三次的電影放映室裡，最終留存在父親腦海裡與那段時光有關的記憶，會是哪些電影裡的殘光片影？聽說後來的某段日子，他開車去了某座山丘。在斷了去路的懸崖前倏地收束剎車與引擎。前輪碾過的一顆小石子框啣墜落崖底，沒有什麼聲音回傳過來。四周靜悄悄地。像一座無底的井。黑暗裡從山谷的底部浮升起一張女人的臉。在擋風玻璃前。那會是誰哭泣的臉？

父親必然亦不知道，山丘女子在山丘上孵著海。海平面底下的礁岩，堅硬透明的結晶。老佛洛依德的冰山。有誰被封存在那冰山陸塊的裡面，連面孔也被折射得崎嶇凹陷？我想起童年時小鎮的山路兩旁皆是滿山遍野的墳，面朝著各種不同的方向。小鎮上死去的人就被埋在那裡，隔年從土裡的頭髮長出草與樹來。那山坳底下一窟又一窟的洞穴，坑坑洞洞的珊瑚礁岩，彼此相連成巢穴。有一個賣空鋁罐做成簡陋燈籠的老婦人，終年石像一樣地坐在那洞口。只要投擲一枚硬幣到她的錢箱，就會得到一個插紅蠟燭的燈籠鋁罐。

老人眯起貓一樣的眼睛，指著身後的洞口說：

「從這裡進去，若是目路的話，會從另一個所在出來。」

另一個所在。另一條地鐵巢穴般的出口。彷彿若有光。有一種敘事總是這樣。銀河鐵道式的宮澤賢治的世界。盲人摸象般地攀著繩索往下走，以為繩子的方向就是時間的方向。但你眼瞎目盲。偶然摸到了繩上倏然突起的繩結，你從沒有放在心上。

終究沒有抵達地鐵終端的蘋果園。如同許多旅行的終點。沒有必然，也就必然沒有終點。路太遠了。而我在某一站下了車，隨心所欲地改變了意志，去到了別的地方。如同河流與它的沙岸。在這異地北國的城市裡，難以揣想點與點、站與站之間的距離，究竟有多長？是我從前日日複習的古亭捷運站乃至台電大樓，那樣把腳散成剪刀的羅斯福路，一小段一小段被一再剪碎的個人座

標？用活過的歷史標註自己懸浮的游標。還有一條地鐵終站的邊境。城市在這裡嘎然而止。也許城市它老早就已止步了。是邊境的人一再地重複與踰越。一再地為它譜曲，歌唱，為它種植果樹，採收蘋果。什麼東西原地消失了，什麼東西卻看起來一點改變也沒有。

黑太陽

前年冬天，我來到這個面海的斜坡學校，上一門叫做「疾病書寫」的課。課室在整座校園的最頂端。課前的時光，我經常搭乘電梯來到頂樓的陽台。天氣好的時候，可以眺見遠方地平線盡處的海。即使那是像棉線一樣細小的海。我把眼睛眯起。貓眼一樣的下午來到了我的窗前。

斜坡上總是有些傾斜著身體，正在緩慢上山的學生，他們穿著斑斕顏色的衣服，將身體彎成前傾的六十度。像一隻鸚鵡。他們要去哪裡？剛剛在哪一個課室上完什麼樣的課？對於這些我全然無所知曉。只知道年輕的時候，有些佝僂的姿勢是不可避免的。大四才修的體育課上，教體操的體育老師說：轉彎的時候要壓低身體，以重心抵抗離心力；溺水的時候要放鬆，放鬆。水的浮力會將你自己保麗龍球般地浮出水面來。

這些話如今回想起來多麼別有意味。遙遠的初習求生技術的時期，我究竟習得了什麼？關於相聚、死亡與分離。感覺溺水的時候，就放輕身體。如果想哭，要把鼻尖用指頭捏住上仰。脖子開始出現皺褶的時候，就要穿高領衫，不要讓人看見皮膚鬆垮的樣子。

據說兒時我是一極愛哭的孩子。上幼稚園頭一天在家門口跟隨車的老師上演全武行。母親和老師一人拉我一邊，阻止我哭喊。對峙的最後我終於想起大人若要拒絕自己討厭的事時，就會大聲罵幹。於是我對著那彼時年輕而美麗的女老師講了生平第一句髒話，隨即就被母親的巴掌熱騰騰地打上了臉頰。日後我在馬奎斯的短篇裡讀到，借電話的女人搭上深夜的一輛巴士被關進一偏遠郊區的精神病院時，總有一種奇怪的既視感。總會想起童年時代的某個早晨，冬日的霧氣爬滿了車窗，整車的娃娃們在娃娃車上隔著窗玻璃靜靜地凝視，一個無聲的孩子為了第一次離家的哭泣。那凝視裡帶著一種神經質也似的細鋼索，一頭維繫著外面的世界，另一頭則緊緊地纏住了我的小指頭，我們是彼此動輒得咎的小木偶。

在斜坡上，我經常壓低自己的身體，保持上升的速度。在這個多風的城市，有的時候，黑色的太陽滑過雲的背面，會發出那種擠壓塑膠袋空氣的啵啵的聲響。太陽原來是有聲音的？我停下腳步，在斜坡上抬起頭來，眯著眼睛看天上的雲，才發現那是附近航空地的飛機，被風吹進了雲層裡的聲響。

那樣的一堂課，始於傅柯，終於傅柯。在任何文學院的課堂上，這條路徑像是太陽移動的軌跡，隨著季節的遞嬗而有著微小的偏斜。立竿理應見影。可是用

語言所討論的疾病，究竟是一件什麼樣的事呢？在一個密閉的、無菌室般的空調教室裡，夏日午後的冷氣總是過強，令人指劃著便哆嗦了起來。粉筆灰塵漫漶進鼻腔，我經常上著上著就想起多年以前在友人 E 君的部落格（啊多麼古典）裡讀到：「也許將來有一天，我們會知道其實並沒有什麼藝術，只有醫藥……」《臨床醫學的誕生》第一章，談的正是修辭：臨近一張大床般的教室，將食指抵在唇間摩擦：明明是「病」，但我們不能說「病」。啊。原來疾病就是名字與語言。那麼感到疼痛的，也僅僅只是語言嗎？某個下午上課時，負責課堂報告的女生說著說著竟哭了起來。教室裡靜悄悄地。為了什麼確切的事？我已經想不起來了。但我想她也想不起來。老死。病傷。恥辱。恨。又或者是懊悔與哀傷。我們只是為我們所以為的東西所割傷。傅柯說，疼痛起先是隱喻，後來才是病。

E 君後來到什麼地方去了？在遙遠的沖繩小島，手持著攝影機，和他瘦弱的攝影師友人，去拍那西表島鬼魅一樣的洞窟植物。戰爭裡沒有死去的老婦人也是藤蔓的一種。在這潔淨有禮的國度最南，夏日的艷陽光敞明辣，曬得人表皮剝落，顯露出焦灼的原型；冬日的季風則粗礪刮人，刀片一樣地在人臉上刻出年輪。她的丈夫年輕時是這西表島上礦坑裡的礦夫。在一次的坍方裡灰塵般地死去，再也沒有回來過。有次 E 君告訴我一個神祕的故事：他想讓影片的結尾結束在帶那老婦人進去礦坑的深處。

「然後有個神祕的裝置，像是整部電影最細小最核心的零件，可以啟動一個夢。」她年輕的丈夫會回到這個岩壁上，用鬼魂的方式對她顯靈。

生命的極恐怖處。無有言語。眼睛看不見的事物，紀錄片的鏡頭也可以拍得？

我想起許多年以前，還居住在北方的城市時，有段時間，不知是生活與外界徹底地隔絕，抑或者是人生走到了某個難以再繼續前行的懸崖。那段時間，我經常想起母親的事。不是純粹地為了進行「回憶」這樣的工作，而是非常病理式地，一層一層那樣地將回憶作為一種刀片，橫式地斜切進去；我想起與母親共同生活過的各種細節，堆疊成岩層也似的紋理。回想起來，在十八歲離家遠行之前，我與母親，幾乎像是地層塌陷般地彼此傾軋著生活的。於是，當我想整理這些雜亂的回憶時，拉開了抽屜，抽屜裡有一個像是母親的人，但那人其實並不是母親。那是語言背後的妖物，化成母親的形貌，為了我回憶的工作，而來到了我的講述裡。

我告訴 E 君，關於童年的時候，我有過一個非常奇怪的記憶。那是小學裡開始有「便服日」這種日子的時代。每個星期三，所有的孩子都可以穿自己衣櫃裡喜愛的衣服去上課。

可是到了星期三，上學前的早晨，母親卻忽然拿出了她自己的衣服，對我說：

「你就穿這個出門去。」

母親的眼神澄亮清澈，好像非常希望我穿上那件衣服的樣子。那是一件領口對於小學四年級的兒童來說，仍太過寬大的成人上衣，佈滿畢卡索式的幾何拼接。我不知道母親為何要我穿這其實並不屬於一個兒童的衣服到學校去。只知道母親始終熱烈地看著我。而正因為是那樣澄澈的眼神，如果我不趕快把它穿上，母親可能會難過得哭泣起來？小孩的我在心裡這樣想著。

但其實小學四年級的我，已經是個開始發育、需要穿著有肩帶的內衣去上學的孩子了。母親的上衣穿在我身上，因那過於鬆垮的領口，總是不小心露出了肩膀上的一截肩帶來。

那或許是我生平第一次習得了「恥辱」這個詞彙，並且用這個詞彙，告別了作為一個兒童的我自己。我覺得自己被想要取悅他人的自己給狠狠呼了巴掌，罪有應得。那時我暗戀的男生就坐在我座位的右後方。有次有個女生經過了他，走過我身旁時，淡淡地對我說：

「你又穿你媽的衣服來上學了。」人生想死莫過於此。

母親究竟為了什麼，非要我穿她的衣服去上課不可呢？這個問題，我想即使問了今日的母親，也不會有解答。她必會若有所思地說，有嗎？有過這樣的事啊。年輕的母親是不是有過一刻那樣的想法，想要我變成她呢？使我陰翳，把我吃光。黑色的太陽被關在閣樓裡，從年末到年始，始終在那裡靜靜地懸浮著。不。那不是日蝕。不是什麼遮蔽了它，使它成為了一輪黑日；而是那靜謐地飄浮著的本身，就是一輪黑色的太陽。在沒有用語言伸手去指之前，那鬼魂般的黑日，就是我的抽屜裡另一個叫做「母親」的事物。

睡美人

越過了三十歲，老家的屋子在夢境裡遂軌道般地遠去了。像一列淡出的火車。我不知道那車廂上屬於我的房間是否亦被搖搖晃晃地一路晃進無邊的黑裡。三十歲以前，我一直以為自己會在這列車上，一起被駛進無有重力的黑洞中，和另一個車廂的母親與妹妹一起。她們都戴上了狐狸般的面具。即使母親不說，我也知道她的害怕。母親常很可憐地看著我說，婚姻是歧路，總有一天你會落車，和我們行不同的路。說著這話的母親，將她遮蔽了半邊臉孔的狐狸面具輕輕地挪移開來，露出了豔淌的唇色。我害怕了起來，有點生氣地對母親說，現在可是二十一世紀。

但是，母親的話語像是海邊岩石的皺褶。有些裂縫，是女性主義者怎樣也抵達不了的罅隙，遠在世紀的向度之外，停棲著小丑魚。那像是童話故事開始時的一種預言，決定了敘事的命運。奇怪的是婚後我真的極少再夢見那幢屋子。母親與妹妹的狐狸臉孔，變得很淡很淡，敷上人皮般地現出了人形。在光天的白日之下，她們的輪廓浮水印般地浮了上來，拓印出現實的側臉。母親與妹妹好像分裂成兩個，一個在白日裡顯現，另一個就在光影裡被漸次地擦拭，黯淡了下去。我擦了擦眼睛。也許變得現實的人其實是我？是我離開了二十世紀結滿蛛網的巢穴，走進了前中年的白晝。

惟有一個房間，是至今仍不時出現在我午睡的夢中，幽幽魅魅地，干擾著午寐的漩渦。醒來的時候，沼澤般的午睡爪一樣地攀抓住了我，使我分不清究竟是黃昏還是天亮。那是老家頂樓幽黯的鴿樓。我出生的時候，樓裡的鴿早已不知去向。那廢棄的鴿樓像是一顆屋子生長出的瘤，懸掛在頭頂，燈籠魚一樣地讓這屋子在夜裡懸游。有個記憶不知是否準確。母親告訴我，捕魚的叔公夜晚就睡在那鴿樓上，打著赤膊。那是因為南方的夏日屋裡，實在太過燠熱的緣故。

叔公已死去多年了。是我離家唸大學時的事。印象中是一種和水有關的疾病。我沒有回鄉參加過葬禮的記憶，因此總覺得叔公的死像是一個波長十分微弱的回聲，嗡嗡地從海底探測儀裡傳來。我已經死了噢。告訴你們一聲。開玩笑般地。好像他只是住在一口海底的石油井裡，好像那井底住著的是一隻很老的動物。那使得死亡這件事也變得讓人摸不著頭緒了起來。其實我並不記得叔公的長相，卻很記得他家裡有位姑姑十分瘦弱，手腕跟雞爪一樣細。有些暴牙。永遠剪著一式女學生般的短髮。靜默地坐在家門口。

「別接近契子姑姑。」黃昏露出一條牙齒般的縫隙時，母親的話就像烏雲那

樣飄過來，鴿樓一樣地遮住了傍晚的天空。鴿樓裡空盪盪的，傳來嗚咽的回聲。跟著母親的聲音方向看去，我看到契子姑姑絲質黃色襯衫的側影。西曬的黃昏來臨時，她的側臉就長出了金黃色的毛邊，像一朵安靜發狂的菊花。很多年以後，我在田村隆一的詩裡讀到：「這個男的／是年輕時殺死了父親／那年秋天／母親便很美麗地發瘋了。」很直覺地想起了那樣的姑姑。不知怎地竟有點美麗。

那樣有著尖尖鴿樓的村鎮，多年以後回想起來，竟像是沙漠中的一個小城，發散著西部片般的色彩。北緯二十三度以南的地方，底片的膠捲翳上了昏黃的顏色，一格一格拉得又遠又長。不知怎地，腦海裡浮現的，竟是睡美人的故事。也許是因為那閣樓上的女人日夜踩踏著一架老舊的紡織機，最終被紡錘的尖端給刺出血來，就此昏睡了一百年，像極了這個昏昧小鎮的午後燠熱。它離海很遠，離山也並不靠近。低矮的丘陵起伏像是海港昏沉的午寐。午睡醒來的時候，是下午三點鐘那種安靜的時間。白日的男人理所當然地外出工作了，消失也似地。只有那些圓規般的女人們，在這貓一樣孵著的小鎮裡，立定單腳，緩慢地用另一隻腳畫圈跳舞。不知道為什麼，童年時的我總有這樣的錯覺，好像睡了一覺醒來時，整個村子都被海吞進了肚子裡似的。是海做了一個夢，吹泡泡一樣地將它孵進了透明的泡沫裡。於是母親，姑母，妹妹，還有我，在這泡泡裡走來走去，無論走到哪裡，都觸摸到那看不見的隱形牆壁了。

只有一次，在黃昏的頂樓，積雨雲紡錘一樣地剛好來到我們的屋頂，插在屋頂的天線上，變成了一張巨大的蕈傘。我在那直角三角形狀的灰暗鴿樓裡，看到了蹲踞著的姑姑。

我沒有與姑姑說話的記憶，因為姑姑牙齒排列組合的方式，使得她所能發出的每個音節，都像是一把壞掉的提琴，是用琴弦鋸出來的。

「你在這裡做什麼？」

她抬起頭，用微微暴戾的牙口，詰屈聱牙地說：「等船來把我接走。」

我抬頭看到那頭頂上積雨的雲朵，倏忽靠近，忽然掉下了斗大的雨滴。發出很沉重的「咚」一聲。因而知道雷很快就要落下來了。在雷之前，是大片掉落的閃電，將天空蘋果一樣地劈成兩半。還有傍晚從城那邊回來的男人們，像鳥一樣地，濕漉漉地上了岸。我忽然明白，姑姑在等的是她的父親，從海上把船開到這屋頂來。

母親與妹妹，好像都不知道這樣的事。不知道夜晚的屋頂，會在黃昏過去以

後，變成港口。很多年以後，我在一個清晨穿上了白紗，跟著某一男人離開這
魔一樣的村子時，母親還在床上深沉地睡著。我把扇子從車窗丟出去的時候，
鴿樓裡傳來嗚咽的哭聲。那會是契子姑姑嗎？

那時我忽然想起，父親已經許久沒有回來了。他在某個黃昏結束以後，就永
遠地離開了這妻子與女兒皆睡去的村鎮。帶著他自己的敘事，離開了那列彼此
鏈結、且永遠不能下車的房子。